



十年生死兩茫茫：從一場古老的夢境談起

● 王淑蕙*

現代公民在日常生活中經常遭遇各種倫理抉擇的難題，大一國文為銜接高中素養教育，學生正由青澀的高中生升格為大學的成人階段，文學篇章因此大多選取反映現實的生活情境。關於倫理素養的部分，以「家庭」為主題最能貼切現今學生的社會意識，本人於倫理素養有選取：相戀於青春年少時的《詩經》〈關雎〉，經由理性的戀愛相處而成功進入婚姻；亦有選取：進入婚姻之後，中年感情生變毅然決然離去的〈白頭吟〉；另有選取：攜手一生、年華老去，不得不面對生離死別的〈江城子〉。

教學現場經常於學期間點名時，看到缺曠系統呈現學生請喪假的記錄。課後請學生前來閒聊：大多是阿公、阿嬤離世的喪假。若再進一步關心詢問：家人面對生離死別的心境，則生存另一方哀痛逾恆者，多是情深彌篤、相互扶持的夫妻，一如宋代首篇悼亡詞〈江城子〉選文。

〈江城子乙卯正月二十日夜記夢〉

十年生死兩茫茫。不思量，自難忘。千里孤墳，無處話淒涼。縱使相逢應不識，塵滿面，鬢如霜。

夜來幽夢忽還鄉。小軒窗，正梳妝。相顧無言，惟有淚千行。料得年年腸斷處，明月夜，短松岡。

* 王淑蕙，南台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人文藝術組教授。

蘇軾字子瞻，是北宋著名的文學家、書畫家、政治家。他的一生因政局變動而跌宕起伏，有許多軼聞趣事流傳後世，中學階段選文亦多，學生對他並不陌生。19 歲時娶妻王弗，20 歲取中進士，少年夫妻官居京師，恩愛情深。可惜天命無常，治平二年（1065）五月，年僅 27 歲的王弗因病亡故於京師，夫妻僅僅相處八年。王弗逝去十年間，蘇軾因反對宰相王安石變法避禍而離開京城，然而政敵不願放過他，跟隨其後連遭打壓又輾轉遷移。〈江城子〉作於蘇軾調任密州（今山東諸城）知府，擔任知府期間遭逢連年欠收、盜賊滿野的凶年，生活困苦導致以野菜為食，這些遭遇是現代人難以想像的。外界的困境使蘇軾經常陷入回顧過往的思緒，因此在熙寧八年（1075）正月二十日，半夜夢見王弗，夢境過程淒楚哀惋，於是寫下這首流傳千古的悼亡詞。

這首詞很簡約，但是詞境很深遠，例如：「十年生死兩茫茫」是時間上的生死相隔，其間困頓與思念一言難盡。「不思量」、「自難忘」這是並列兩組看似矛盾的心思，但其實凸顯不因「長達十年、現實困頓」而遺忘昔日歲月靜好的青春記憶。「千里孤墳，無處話淒涼」，是空間上相隔千里，無法親臨墳前悼念的無奈。「縱使相逢應不識，塵滿面，鬢如霜」，「縱使相逢」這個絕望的假設是現實與夢幻的交混，死別十年後的種種艱難，加速了蘇軾容顏與形體的蒼老衰敗，展現深沉、悲痛的思妻情感。

〈江城子〉是一首「記夢」詞，於教學現場因詞境優美，使學生抽離現實，能從「思念十年亡妻」的深厚情感研讀這首詞，極少有學生能從「亡妻=亡靈=夢鬼」的角度看待。當然依現代人的角度來說，亦少有學生能理解「思念十年亡妻」的動機是什麼？或許現今社會新聞中「外遇」、「情殺」字眼不斷，所以進入婚姻之後，中年感情生變毅然決然離去的〈白頭吟〉或許才符合現代人的經驗法則。每當教學〈江城子〉這首詞的時候，久別重逢，應是互訴衷情，竟以千行淚傳達無言的沉痛，顯得夢境的無限淒涼。結尾「明月夜，短松岡」，回到幽深淒切的現實，詞意綿綿，餘音不絕，而我往往也被蘇軾的情深意切所打動。

